

## 第十七回

### 孫行者大鬧黑風山

### 觀世音收伏熊羆怪

话说孙行者一筋斗跳将起去，唬得那观音院大小和尚并头陀、幸童、道人等一个个朝天礼拜道：“爷爷呀！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圣下界，怪道火不能伤！恨我那个不识人的老剥皮，使心用心，今日反害了自己！”三藏道：“列位请起，不须恨了。这去寻着袈裟，万事皆休。但恐找寻不着，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，汝等性命不知如何，恐一人不能脱也。”众僧闻得此言，一个个提心吊胆，告天许愿，只要寻得袈裟，各全性命不题。

却说孙大圣到空中，把腰儿扭了一扭，早来到黑风山上。住了云头，仔细看，果然是座好山。况正值春光时节，但见——

万壑争流，千崖竞秀。

鸟啼人不见，花落树犹香。

雨过天连青壁润，风来松卷翠屏张。

山草发，野花开，悬崖峭嶂；

薜萝生，佳木丽，峻岭平岗。

不遇幽人，那寻樵子？

涧边双鹤饮，石上野猿狂。

矗矗堆螺排黛色，巍巍拥翠弄岚光。

那行者正观山景，忽听得芳草坡前有人言语。他却轻步潜踪，闪在那石崖之下，偷睛观看。原来是三个妖魔，席地而坐。上首的是一条黑汉，左首下是一个道人，右首下是一个白衣秀士，都在那里高谈阔论。讲的是立鼎安炉，抔砂炼汞，白雪黄芽，旁门外道。正说中间，那黑汉笑道：“后日是我母难之日，二公可光顾光顾？”白衣秀士道：“年年与大王上寿，今年岂有不来之理？”黑汉道：“我夜来得了一件宝贝，名唤锦襕佛衣，诚然是件玩好之物。我明日就以他为寿，大开筵宴，邀请各山道官，庆贺佛衣，就称为佛衣会如何？”道人笑道：“妙，妙，妙！我明日先来拜寿，后日再来赴宴。”行者闻得佛衣之言，定以为是他宝贝，他就忍不住怒气，跳出石崖，双手举起金箍棒，高叫道：

“我把你这伙贼怪！你偷了我的袈裟，要做什么佛衣会！趁早儿将来还我！”喝一声：“休走！”轮起棒照头一下，慌得那黑汉化风而逃，道人驾云而走，只把个白衣秀士，一棒打死，拖将过来看处，却是一条白花蛇怪。索性提起来，才卒做五七断，径入深山，找寻那个黑汉。转过尖峰，抹过峻岭，又见那壁陡崖前，耸出一座洞府，但见那——  
烟霞渺渺，松柏森森。

烟霞渺渺采盈门，松柏森森青绕户。

桥踏枯槎木，峰巅绕薜萝。

鸟衔红蕊来云壑，鹿践芳丛上石台。

那门前时催花发，风送花香。

临堤绿柳转黄鹂，傍岸夭桃翻粉蝶。

虽然旷野不堪夸，却赛蓬莱山下景。

行者到于门首，又见那两扇石门，关得甚紧，门上有一横石板，明书六个大字，乃“黑风山黑风洞”，即便轮棒，叫声：“开门！”那里面有把门的小妖，开了门出来，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来击吾仙洞？”行者骂道：“你个作死的孽畜！什么个去处，敢称仙洞！仙字是你称的？快进去报与你那黑汉，教他快送老爷的袈裟出来，饶你一窝性命！”小妖急急跑到里面，报道：“大王，佛衣会做不成了！门外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，来讨袈裟哩！”那黑汉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赶将来，却才关了门，坐还未稳，又听得那话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厮不知是那里来的，这般无礼，他敢嚷上我的门来！”教：“取披挂！”随结束了，绰一杆黑缨枪，走

出门来。这行者闪在门外，执着铁棒，睁睛观看，只见那怪果生得凶险——

碗子铁盔火漆光，乌金铠甲亮辉煌。

皂罗袍罩风兜袖，黑绿丝绦麈穗长。

手执黑缨枪一杆，足踏乌皮靴一双。

眼幌金睛如掣电，正是山中黑风王。

行者暗笑道：“这厮真个如烧窑的一般，筑煤的无二！想必是在此处刷炭为生，怎么这等一身乌黑？”那怪厉声高叫道：“你是个什么和尚，敢在我这里大胆？”行者执铁棒，撞至面前，大咤一声道：“不要闲讲！快还你老外公的袈裟来！”那怪道：“你是那寺里和尚？你的袈裟在那里失落了，敢来我这里索取？”行者道：“我的袈裟，在直

北观音院后方丈里放着。只因那院里失了火，你这厮，趁哄掳掠，盗了来，要做佛衣会庆寿，怎敢抵赖？快快还我，饶你性命！若牙迸半个不字，我推倒了黑风山，剷平了黑风洞，把你这一洞妖邪，都碾为齑粉！”

那怪闻言，呵呵冷笑道：“你这个泼物！原来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！你在那方丈屋上，行凶招风，是我把一件袈裟拿来了，你待怎么！你是那里来的？姓甚名谁？有多大手段，敢那等海口浪言！”行者道：“是你也认不得你老外公哩！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国驾前御弟三藏法师之徒弟，姓孙，名悟空行者。若问老孙的手段，说出来教你魂飞魄散，死在眼前！”那怪道：“我不曾会你，有什么手段，说来我听。”行者笑道：“我儿子，你站稳着，仔细听了！我——

自小神通手段高，随风变化逞英豪。  
养性修真熬日月，跳出轮回把命逃。  
一点诚心曾访道，灵台山上采药苗。  
那山有个老仙长，寿年十万八千高。  
老孙拜他为师父，指我长生路一条。  
他说身内有丹药，外边采取枉徒劳。  
得传大品天仙诀，若无根本实难熬。  
回光内照宁心坐，身中日月坎离交。  
万事不思全寡欲，六根清净体坚牢。  
返老还童容易得，超凡入圣路非遥。  
三年无漏成仙体，不同俗辈受煎熬。  
十洲三岛还游戏，海角天涯转一遭。  
活该三百多余岁，不得飞升上九霄。



下海降龙真宝贝，才有金箍棒一条。  
花果山前为帅首，水帘洞里聚群妖。  
玉皇大帝传宣诏，封我齐天极品高。  
几番大闹灵霄殿，数次曾偷王母桃。  
天兵十万来降我，层层密密布枪刀。  
战退天王归上界，哪吒负痛领兵逃。  
显圣真君能变化，老孙硬赌跌平交。  
道祖观音同玉帝，南天门上看降妖。  
却被老君助一阵，二郎擒我到天曹。  
将身绑在降妖柱，即命神兵把首梟。  
刀砍锤敲不得坏，又教雷打火来烧。  
老孙其实有手段，全然不怕半分毫。  
送在老君炉里炼，六丁神火慢煎熬。

日满开炉我跳出，手持铁棒绕天跑。  
纵横到处无遮挡，三十三天闹一遭。  
我佛如来施法力，五行山压老孙腰。  
整整压该五百载，幸逢三藏出唐朝。  
吾今皈正西方去，转上雷音见玉毫。  
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，  
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！”

那怪闻言笑道：“你原来是那闹天宫的弼马温么？”行者最恼的是人叫他弼马温，听见这一声，心中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贼怪！偷了袈裟不还，倒伤老爷！不要走，看棍！”那黑汉侧身躲过，绰长枪，劈手来迎。两家这场好杀——

如意棒，黑缨枪，二人洞口逞刚强。  
分心劈脸刺，着臂照头伤。  
这个横丢阴棍手，那个直拈急三枪。  
白虎爬山来探爪，黄龙卧道转身忙。  
喷彩雾，吐毫光，两个妖仙不可量：  
一个是修正齐天圣，  
一个是成精黑大王。  
这场山里相争处，只为袈裟各不良。

那怪与行者斗了十数回合，不分胜负。  
渐渐红日当午，那黑汉举枪架住铁棒道：  
“孙行者，我两个且收兵，等我进了膳来，  
再与你赌斗。”行者道：“你这个孽畜，教  
做汉子？好汉子，半日儿就要吃饭？似老孙

在山根下，整压了五百余年，也未曾尝些汤水，那里便饿哩？莫推故，休走！还我袈裟来，方让你去吃饭！”那怪虚幌一枪，撤身入洞，关了石门，收回小怪，且安排筵宴，书写请帖，邀请各山魔王庆会不题。

却说行者攻门不开，也只得回观音院。那本寺僧人已葬埋了那老和尚，都在方丈里伏侍唐僧。早斋已毕，又摆上午斋，正那里添汤换水，只见行者从空降下，众僧礼拜，接入方丈，见了三藏。三藏道：“悟空你来了，袈裟如何？”行者道：“已有了根由。早是不曾冤了这些和尚，原来是那黑风山妖怪偷了。老孙去暗暗的寻他，只见他与一个白衣秀士，一个老道人，坐在那芳草坡前讲话。也是个不打自招的怪物，他忽然说道：

后日是他母难之日，邀请诸邪来做生日，夜来得了一件锦澜佛衣，要以此为寿，作一大宴，唤做庆赏佛衣会。是老孙抢到面前，打了一棍，那黑汉化风而走。道人也不见了，只把个白衣秀士打死，乃是一条白花蛇成精。我又急急赶到他洞口，叫他出来与他赌斗。他已承认了，是他拿回。战馥这半日，不分胜负。那怪回洞，却要吃饭，关了石门，惧战不出。老孙却来回看师父，先报此信，已是有了袈裟的下落，不怕他不还我。”

众僧闻言，合掌的合掌，磕头的磕头，都念声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！今日寻着下落，我等方有了性命矣！”行者道：“你且休喜欢畅快，我还未曾到手，师父还未曾出门哩。只等有了袈裟，打发得我师父好好的出门，才是你们的安乐处；若稍有些须不虞，老孙

可是好惹的主子！可曾有好茶饭与我师父吃？可曾有好草料喂马？”众僧俱满口答应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更不曾一毫有怠慢了老爷。”三藏道：“自你去了这半日，我已吃过了三次茶汤，两餐斋供了，他俱不曾敢慢我。但只是你还尽心竭力去寻取袈裟回来。”行者道：“莫忙！既有下落，管情拿住这厮，还你原物。放心，放心！”

正说处，那上房院主，又整治素供，请孙老爷吃斋。行者却吃了些须，复驾祥云，又去找寻。正行间，只见一个小怪，左肋下夹着一个花梨木匣儿，从大路而来。行者度他匣内必有什么柬札，举起棒，劈头一下，可怜不禁打，就打得似个肉饼一般，却拖在路旁。揭开匣儿观看，果然是一封请帖。帖上写着——

侍生熊罴顿首拜，启上大阐金池老上人丹房：屡承佳惠，感激渊深。夜观回禄之难，有失救护，谅仙机必无他害。生偶得佛衣一件，欲作雅会，谨具花酌，奉扳清赏。至期，千乞仙驾过临一叙。是荷。先二日具。

行者见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那个老剥皮，死得他一毫儿也不亏！他原来与妖精结党！怪道他也活了二百七十岁。想是那个妖精，传他些什么服气的小法儿，故有此寿。老孙还记得他的模样，等我就变做那和尚，往他洞里走走，看我那袈裟放在何处。假若得手，即便拿回，却也省力。”

好大圣，念动咒语，迎着风一变，果然就象那老和尚一般，藏了铁棒，拽开步，径来洞口，叫声开门。那小妖开了门，见是这般模样，急转身报道：“大王，金池长老来

了。”那怪大惊道：“刚才差了小的去下简帖请他，这时候还未到那里哩，如何他就来得这等迅速？想是小的不曾撞着他，断是孙行者呼他来讨袈裟的。管事的，可把佛衣藏了，莫教他看见。”行者进了前门，但见那天井中，松篁交翠，桃李争妍，丛丛花发，簇簇兰香，却也是个洞天之处。又见那二门上有一联对子，写着：“静隐深山无俗虑，幽居仙洞乐天真。”行者暗道：“这厮也是个脱垢离尘、知命的怪物。”入门里，往前又进，到于三层门里，都是些画栋雕梁，明窗彩户。只见那黑汉子，穿的是黑绿纒丝袈裟，罩一领鸦青花绫披风，戴一顶乌角软巾，穿一双麂皮皂靴，见行者进来，整顿衣巾，降阶迎接道：“金池老友，连日欠亲。请坐，请坐。”行者以礼相见，见毕而坐，坐定而



茶。茶罢，妖精欠身道：“适有小简奉启，后日一叙，何老友今日就下顾也？”行者道：“正来进拜，不期路遇华翰，见有佛衣雅会，故此急急奔来，愿求见见。”那怪笑道：

“老友差矣。这袈裟本是唐僧的，他在你处住札，你岂不曾看见，反来就我看看？”行者道：“贫僧借来，因夜晚还不曾展看，不期被大王取来，又被火烧了荒山，失落了家私。那唐僧的徒弟，又有些骁勇，乱忙中，四下里都寻觅不见。原来是大王的洪福收来，故特来一见。”

正讲处，只见有一个巡山的小妖来报道：“大王，祸事了！下请书的小校，被孙行者打死在大路旁边，他绰着经儿变化做金池长老，来骗佛衣也！”那怪闻言，暗道：“我说那长老怎么今日就来，又来得迅速，果然

是他！”急纵身，拿过枪来，就刺行者。行者耳朵里急掣出棍子，现了本相，架住枪尖，就在他那中厅里跳出，自天井中，斗到前门外，唬得那洞里群魔都丧胆，家间老幼尽无魂。这场在山头好赌斗，比前番更是不同。好杀——

那猴王胆大充和尚，

这黑汉心灵隐佛衣。

语去言来机会巧，随机应变不差池。

袈裟欲见无由见，宝贝玄微真妙微。

小怪寻山言祸事，老妖发怒显神威。

翻身打出黑风洞，枪棒争持辨是非。

棒架长枪声响亮，枪迎铁棒放光辉。

悟空变化人间少，妖怪神通世上稀。

这个要把佛衣来庆寿，  
那个不得袈裟肯善归？  
这番苦战难分手，  
就是活佛临凡也解不得围。

他两个从洞口打上山头，自山头杀在云外，吐雾喷风，飞砂走石，只斗到红日沉西，不分胜败。那怪道：“姓孙的，你且住了手。今日天晚，不好相持。你去，你去！待明早来，与你定个死活。”行者叫道：“儿子莫走！要战便象个战的，不可以天晚相推。”看他没头没脸的，只情使棍子打来，这黑汉又化阵清风，转回本洞，紧闭石门不出。

行者却无计策奈何，只得也回观音院里，按落云头，道声“师父”。那三藏眼儿巴巴

的，正望他哩，忽见到了面前，甚喜。又见他手里没有袈裟，又惧。问道：“怎么这番还不曾有袈裟来？”行者袖中取出个简帖儿来，递与三藏道：“师父，那怪物与这死的老剥皮，原是朋友。他着一个小妖送此帖来，还请他去赴佛衣会。是老孙就把那小妖打死，变做那老和尚，进他洞去，骗了一钟茶吃，欲问他讨袈裟看看，他不肯拿出。正坐间，忽被一个什么巡山的，走了风信，他就与我打将起来。只斗到这早晚，不分上下。他见天晚，闪回洞去，紧闭石门。老孙无奈，也暂回来。”三藏道：“你手段比他何如？”行者道：“我也硬不多儿，只战个手平。”三藏才看了简帖，又递与那院主道：“你师父敢莫也是妖精么？”那院主慌忙跪下道：“老爷，我师父是人。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

道，常来寺里与我师父讲经，他传了我师父些养神服气之术，故以朋友相称。”行者道：“这伙和尚没甚妖气，他一个个头圆顶天，足方履地，但比老孙肥胖长大些儿，非妖精也。你看那帖儿上写着侍生熊罴，此物必定是个黑熊成精。”三藏道：“我闻得古人云，熊与猩猩相类，都是兽类，他却怎么成精？”行者笑道：“老孙是兽类，见做了齐天大圣，与他何异？大抵世间之物，凡有九窍者，皆可以修行成仙。”三藏又道：“你才说他本事与你手平，你却怎生得胜，取我袈裟回来？”行者道：“莫管，莫管，我有处治。”

正商议间，众僧摆上晚斋，请他师徒们吃了。三藏教掌灯，仍去前面禅堂安歇。众僧都挨墙倚壁，苫搭窝棚，各各睡下，只把

个后方丈让与那上下院主安身。此时夜静，  
但见——

银河现影，玉宇无尘。

满天星灿烂，一水浪收痕。

万籁声宁，千山鸟绝。

溪边渔火息，塔上佛灯昏。

昨夜庠黎钟鼓响，今宵一遍哭声闻。

是夜在禅堂歇宿。那三藏想着袈裟，那里得稳睡？忽翻身见窗外透白，急起叫道：“悟空，天明了，快寻袈裟去。”行者一骨鲁跳将起来，早见众僧侍立，供奉汤水，行者道：“你等用心伏侍我师父，老孙去也。”三藏下床扯住道：“你往那里去？”行者道：“我想这桩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，他有这个

禅院在此，受了这里人家香火，又容那妖精邻住。我去南海寻他，与他讲一讲，教他亲来问妖精讨袈裟还我。”三藏道：“你这去，几时回来？”行者道：“时少只在饭罢，时多只在晌午就成功了。那些和尚，可好伏侍，老孙去也。”说声去，早已无踪。须臾间，到了南海，停云观看，但见那——

汪洋海远，水势连天。

祥光笼宇宙，瑞气照山川。

千层雪浪吼青霄，万迭烟波滔白昼。

水飞四野，浪滚周遭。

水飞四野振轰雷，浪滚周遭鸣霹雳。

休言水势，且看中间。

五色朦胧宝迭山，红黄紫皂绿和蓝。

才见观音真胜境，试看南海落伽山。

好去处，山峰高耸，顶透虚空。

中间有千样奇花，百般瑞草。

风摇宝树，日映金莲。

观音殿瓦盖琉璃，潮音洞门铺玳瑁。

绿杨影里语鹦哥，紫竹林中啼孔雀。

罗纹石上，护法威严；

玛瑙滩前，木叉雄壮。

这行者观不尽那异景非常，径直接云头，到竹林之下。早有诸天迎接道：“菩萨前者对众言大圣归善，甚是宣扬。今保唐僧，如何得暇到此？”行者道：“因保唐僧，路逢一事，特见菩萨，烦为通报。”诸天遂来洞



口报知。菩萨唤入，行者遵法而行，至宝莲台下拜了。菩萨问曰：“你来何干？”行者道：“我师父路遇你的禅院，你受了人间香火，容一个黑熊精在那里邻住，着他偷了我师父袈裟，屡次取讨不与，今特来问你要的。”菩萨道：“这猴子说话，这等无状！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，你怎来问我取讨？都是你这个孽猴大胆，将宝贝卖弄，拿与小人看见，你却又行凶，唤风发火，烧了我的留云下院，反来我处放刁！”行者见菩萨说出这话，知他晓得过去未来之事，慌忙礼拜道：“菩萨，乞恕弟子之罪，果是这般这等。但恨那怪物不肯与我袈裟，师父又要念那话儿咒语，老孙忍不得头疼，故此来拜烦菩萨。望菩萨慈悲之心，助我去拿那妖精，取衣西进也。”菩萨道：“那怪物有许多神通，却

也不亚于你。也罢，我看唐僧面上，和你去走一遭。”行者闻言，谢恩再拜。即请菩萨出门，遂同驾祥云，早到黑风山，坠落云头，依路找洞。

正行处，只见那山坡前，走出一个道人，手拿着一个玻璃盘儿，盘内安着两粒仙丹，往前正走，被行者撞个满怀，掣出棒，就照头一下，打得脑里浆流出，腔中血迸撞。菩萨大惊道：“你这个猴子，还是这等放泼！他又不曾偷你袈裟，又不与你相识，又无甚冤仇，你怎么就将他打死？”行者道：“菩萨，你认他不得。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。他昨日和一个白衣秀士，都在芳草坡前坐讲。后日是黑精的生日，请他们来庆佛衣会。今日他先来拜寿，明日来庆佛衣会，所以我认得，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寿。”菩萨说：

“既是这等说来，也罢。”行者才去把那道人提起来看，却是一只苍狼。旁边那个盘儿底下却有字，刻道：“凌虚子制”。

行者见了，笑道：“造化，造化！”老孙也是便益，菩萨也是省力。这怪叫做不打自招，那怪教他今日了劣。”菩萨说道：

“悟空，这教怎么说？”行者道：“菩萨，我悟空有一句话儿，叫做将计就计，不知菩萨可肯依我？”菩萨道：“你说。”行者说道：“菩萨，你看这盘儿中是两粒仙丹，便是我们与那妖魔的贖见。这盘儿后面刻的四个字，说凌虚子制，便是我们与那妖魔的勾头。菩萨若要依得我时，我好替你作个计较，也就不须动得干戈，也不须劳得征战，妖魔眼下遭瘟，佛衣眼下出现。菩萨要不依我时，菩萨往西，我悟空往东，佛衣只当相送，唐

三藏只当落空。”菩萨笑道：“这猴熟嘴！”行者道：“不敢，倒是一个计较。”菩萨说：“你这计较怎说？”行者道：“这盘上刻那凌虚子制，想这道人就叫做凌虚子。菩萨，你要依我时，可就变做这个道人，我把这丹吃了一粒，变上一粒，略大些儿。菩萨你就捧了这个盘儿两颗仙丹，去与那妖上寿，把这丸大些的让与那妖。待那妖一口吞之，老孙便于中取事，他若不肯献出佛衣，老孙将他肚肠，也就织将一件出来。”

菩萨没法，只得也点点头儿。行者笑道：“如何？”尔时菩萨乃以广大慈悲，无边法力，亿万化身，以心会意，以意会身，恍惚之间，变作凌虚仙子——

鹤擎仙风飒，飘袂欲步虚。

苍颜松柏老，秀色古今无。

去去还无住，如如自有殊。

总来归一法，只是隔邪躯。

行者看道：“妙啊，妙啊！还是妖精菩萨，还是菩萨妖精？”菩萨笑道：“悟空，菩萨妖精，总是一念。若论本来，皆属无有。”行者心下顿悟，转身却就变做一粒仙丹——

走盘无不定，圆明未有方。

三三勾漏合，六六少翁商。

瓦铄黄金焰，牟尼白昼光。

外边铅与汞，未许易论量。

行者变了那颗丹，终是略大些儿。菩萨认定，拿了那个玻璃盘儿，径到妖洞门口看时，果然是——

崖深岫险，云生岭上；

柏苍松翠，风飒林间。

崖深岫险，果是妖邪出没人烟少；

柏苍松翠，也可仙真修隐道情多。

山有涧，涧有泉，

潺潺流水咽鸣琴，便堪洗耳；

崖有鹿，林有鹤，

幽幽仙籁动间岑，亦可赏心。

这是妖仙有分降菩提，

弘誓无边垂恻隐。

菩萨看了，心中暗喜道：“这孽畜占了这座山洞，却是也有些道分。”因此心中已是有个慈悲。走到洞口，只见守洞小妖，都有些认得道，“凌虚仙长来了。”一边传报，一边接引。那妖早已迎出二门道：“凌虚，有劳仙驾珍顾，蓬荜有辉。”菩萨道：“小道敬献一粒仙丹，敢称千寿。”他二人拜毕，方才坐定，又叙起他昨日之事。菩萨不答，连忙拿丹盘道：“大王，且见小道鄙意。”觑定一粒大的，推与那妖道：“愿大王千寿！”那妖亦推一粒，递与菩萨道：“愿与凌虚子同之。”让毕，那妖才待要咽，那药顺口儿一直滚下。现了本相，理起四平，那妖滚倒在地。菩萨现相，问妖取了佛衣，行者早已从鼻孔中出去。菩萨又怕那妖无礼，却把一个箍儿，丢在那妖头上。那妖起来，

提枪要刺，行者、菩萨早已起在空中，菩萨将真言念起。那怪依旧头疼，丢了枪，满地乱滚。半空里笑倒个美猴王，平地下滚坏个黑熊怪。菩萨道：“孽畜！你如今可皈依么？”那怪满口道：“心愿皈依，只望饶命！”行者恐耽搁了工夫，意欲就打，菩萨急止住道：“休伤他命，我有用他处哩。”行者道：“这样怪物，不打死他，反留他在何处用哩？”菩萨道：“我那落伽山后，无人看管，我要带他去做个守山大神。”行者笑道：“诚然是个救苦慈尊，一灵不损。若是老孙有这样咒语，就念上他娘千遍！这回儿就有许多黑熊，都教他了帐！”

却说那怪苏醒多时，公道难禁疼痛，只得跪在地下哀告道：“但饶性命，愿皈正果！”菩萨方坠落祥光，又与他摩顶受戒，



教他执了长枪，跟随左右。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，无穷顽性此时收。菩萨吩咐道：“悟空，你回去罢。好生伏侍唐僧，以后再休懈惰生事。”行者道：“深感菩萨远来，弟子还当回送回送。”菩萨道：“免送。”行者才捧着袈裟，叩头而别。菩萨亦带了熊黑，径回大海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祥光霭霭凝金象，万道缤纷实可夸。  
普济世人垂悯恤，遍观法界现金莲。  
今来多为传经意，此去原无落点瑕。  
降怪成真归大海，空门复得锦袈裟。

毕竟不知向后事情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作者 吳承恩

繪圖 陳惠冠

播音 裴殷